



酉陽雜俎序

唐太常少卿段

成式撰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
詩人南箕之真近乎戲也
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

及恠及戲無侵於儒者
詩書之味大羹史為折俎
子為醢醢也矣鴉羞鼈宜
容人箸乎
國後
与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

書也
成式學落詞曼未嘗

覃思苦崔駰真龍之歎也

孔璋畫席之譏飽食之味

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

三十篇為二十卷不以此

間錄味也

酉陽雜俎目錄

卷之一

忠志

天咫

卷之二

五格

卷之三

貝編

卷之四

臨

淄

段

成式

撰

禮異

壺史

境異

禍兆

卷之五

詭習

卷之六

藝絕

樂

卷之七

酒食

卷之八

喜兆

物革

卷之五

恠術

卷之六

器奇

樂

卷之七

酒食

卷之八

黥

夢

卷之九

事感

卷之十

物異

卷之十一

廣知

卷之十二

語資

雷

盜俠

醫

卷之十三

冥跡

尸窆

卷之十四

諾臯記上

卷之十五

諾臯記下

卷之十六

廣動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廣動植之二

鱗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攬部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卷之一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无端兒
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筈長常箭
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馬問其
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為製名决波
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躡上尤惜之
隋內庫有交臂二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

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皇一日御製

名十駿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

外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離右手中指有黑毫五旋

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培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
有二人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燭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蠱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球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臣採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胎盛以碧鏤牙筒

上嘗夢曰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

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虫螫

處狀如盤龍靴上懸牙牌題象耳及言隋宮庫

舊物也上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蠟及天子懼

遠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雖及為蠟形

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

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

香火小字虫娘上呼為師娘為太上皇時代宗起

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虫娘為鴉

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

封壽安馬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

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

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及賀懷智獨彈琵琶

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
國獨子於坐側獨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特風
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
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
二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
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
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鱸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
造真符寶輦 餘甘煎 遠溼野雞 五朮湯

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脫犀頭匙筋 金銀平脫隔餽餽盤 平脫
著足壘子 金花獅子瓶 熟線綾接鞞 金大
腦盤 銀平脫破觚 八角花烏屏風 銀鑿鏤
鐵鑲 帖白花一日檀香牀 綠白平細背席 繡
鵝毛氈兼令瑤令光就宅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
立馬寶 雞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
銀瓶平脫掬甌織錦筐 銀笊籬 銀平脫食臺
盤 油畫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
合 金平脫鐵面梳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携雙鯉吃於營門曰黃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竒先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

神明生曆數之書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屋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一曰玄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无雕鏤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五曰關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

啗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鈎細如箸屈其末十
二曰雷公石斧形无孔諸寶實之日中皆白氣連
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大
天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纏以枯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
時玄堂之上以籠為備人无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
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

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
璋邊戎用珩戰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
用龍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
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
客令一人並進賢冠生朱衣騎馬單織十餘絳衫
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
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
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為稍聳髮絳袍帽凡五色
袍隨聳色以木為稍刃戟畫綵為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
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太陽
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鍾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
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鍾磬至馬道北懸鍾內
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
面立其鍾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
有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
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
外宿故不由上閣來擊鍾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
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看

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着具服
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為飾雙雙佩帶劍
黑烏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
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
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
公登獻王梁主不為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
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
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
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群官俱坐定遣書
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鍾懸及

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
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
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座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
三種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
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
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
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聾為戲樂
至有大委頓者聾即墮字律有甲娶乙丙其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

中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白席一枚以覆井
泉三斤以塞窓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聾騎而環
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臠女將上車以蔽
眜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
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棧及竈娶婦
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
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

台驪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

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

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鞿及鞞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為鞞刻龍像銜之或為蝦蟇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閭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對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僧一行博覽元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教遇言无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

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日求如
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
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大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
室內徙大窆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
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
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
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
令窆瓮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
其徒莫側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讓之

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
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
隕霜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
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懷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
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
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
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箴鏹千萬商旅多賓
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
皂筴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

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
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
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
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
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跡重而去行疾
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許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
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
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蹠
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
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

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於林中如正
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工部
員外郎張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
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夔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
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秦窺之見一人布
衣甚潔白枕一襍物方眠熟即呼之某偶入此徑
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
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

所自其人笑言曰君知有丹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子即一數因開襟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支徑但由北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卷之二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四入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為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字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為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為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真譎陰者之所
有羅鄴山在北方癸地周廻三萬里高二千六
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
六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絕陰天
宮二曰秦炁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
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完 曰宮
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
三陰所治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 禍
福續命由怙照弟四天鬼宮北斗君所治即七辰
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鄴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

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景耀華武陽帶神鋒
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塞裁七非通竒
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
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
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文被嘉
穀應時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
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
人命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
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

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
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又有為善爽鬼者三
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建後嗣易世練
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
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
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
道矣炎帝甲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
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然九幽雲夜
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
沙赤等號溟濤獄北岳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

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
惡為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揄蒙山石副太
山揄夜山石 寒河源 及西津水真 東海風
刀 電雷 日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
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
品七城一曰地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
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為浮屠化

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

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多奉佛不死服五筌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闡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

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骨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壤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

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
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
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然七守庚申三尸
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有 鍾山白膠 闕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并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丘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丘餘糧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醅 中 紫蜜 崩岳電柳

玄郭綺蕊 夜半伐骨 神 黃藻 炎山夜日

玄霜絳雪 環對樹子 赤樹白子 洄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漿一日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黃 青腰女

空青 靈華 汎腴 薰陸香

北帝玄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羊起石 流丹白膏 胡粉

亭吳獨生雞舌香 倒行神骨 戎鹽

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黃 石流黃

陸虛遺生 龍骨 章陽羽玄 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伏苓七白靈

蔬薤日華

一名守宅 一名家芝 凡二十四名

伏龍李

蘇牙樹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雌

一王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 飛龜帙

飛黃子經

鹿盧跨經

含景圖

卧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大隗新芝圖

牽牛經

玉珎記

騰成記

玉案記

丹臺經一曰

日月厨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甲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網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一曰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

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

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窠山丹玄之阿 又

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

又曰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 又

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

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

鄉渦水之陽九井西季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

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
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
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
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
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
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
顏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
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
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

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
靈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
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
權過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
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
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
棺仇季子咽金液而鼻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
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髓
而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
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
叅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
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
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
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
分半秒九寸名子千字良非 青烏公入華山四
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匱而升太極
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有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
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
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
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
小近而不還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
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
瓜葉出焉相傳符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
中行可三百步廊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

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林下一人顧曰卿可
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
為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
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商有鍾鳴燕世來門
擇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鍾聲稍前忽見一寺
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
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
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
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
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
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
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岩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
執缺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
室山學道比頽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
畱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畱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
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
饑

荊州利水間有一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

飛仙衣冠如雪各懸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
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
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
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
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
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畱戲者呼之曰元暉何
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
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志曰玉華汝等何故有
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

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
為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
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
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
悉命弟子無不溼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
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
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求往互
參宗旨時太罕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

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旦夕乞和尚法力知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无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目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僧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

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白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

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利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切日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易開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乳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今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

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緣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猥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筮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襍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矣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誠也裴還洛中路問其附信將

發之襍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
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
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
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
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
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
東西流中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
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聲賈弈
已爭然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墻如

黑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
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弈因與辯對弈固執之無以
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弈
鼓刀趨負門有不忍之色弈始伏罪朱衣人又引
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
故竊撥幘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
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
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
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
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無

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雘交換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藥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

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憶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予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叙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决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

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重書召令勉受國命蹇屈

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温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
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
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徒天下而以道為
戲若盡臣術必懷重人家將困於魚腹也玄宗怒
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蹠上失上愈怒令
易柱破之復大言於五碼中乃易碼觀之碼明瑩
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國碎為十數段悉有公
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
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穎陽書疏有叩
竒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
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
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墻有人斲聲命左
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比
日斲不已墻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
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鋏
鑿立於穴前一曰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
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項導騶五六悉平憤朱衣
毳曰真人至見邢與中白惱垂綬執五明扇侍衛

數十去完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僕為公再三
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若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
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衣之崔曙年少亦隨
馬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
一異客君等可為予辨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
張筵於一亭戒无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聲歎邢下
山筵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
執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爪鼓髯大笑吻角侵耳
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
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

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
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君師頗記無
崔垂泣言其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
人言之 房瑄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
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
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材龜茲板後房自秦州除漢
州及罷歸至閬州合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恠其
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
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
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

茲板為托其夕病鱸而終

王皎一作日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靈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乎過胷前卧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

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視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

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
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
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
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
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
貧窘走使者本村憊人雇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
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
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掬仍再三搗之
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息咎必道

者良久取麓沙數掬按按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真
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
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辨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
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此固不足辨某當營之乃
斫一枯桑樹成數莖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
復汲數瓶水頃之乃白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
三千秀才方慙謝雇者某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爲
僕雇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
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
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

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荆中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狄南草市時時微露竒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額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我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常有匠餅者負糞而

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盧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平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篲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辨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

及市搆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
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
或與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
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
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甕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
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
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
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斂其地未數尺
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纏
納草實之將及一萬兒女勿暴頭痛不可忍陸曰

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
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
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馬兒女豁愈矣盧生
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
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
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
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
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
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
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

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
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畱楊止宿及夜呼其
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
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
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
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
即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藏
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
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
之矣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卷之二

西



